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四八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重要啟事

一、報價從本年七月一日起，每份增為本幣一百元，每月三千元（郵費在內），臨時增刊不另增價。

二、各支店、分銷處，務於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將後半年（七月至十二月）各該地區訂出的報紙總份數和報費（舊欠報費在內）一併寄交本科，以便寄發。

三、請各地讀者（不論贈送或訂閱），將閱後報紙除領導機關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本報發行科　六月五日

六分區一級
呂梁民運部 抽出大批人力畜力

幫助貧苦群衆突擊搶種

（新華社離門十一日電）六分區各縣從八日夜至十日午，連續普降甘霖，得雨約四寸餘，因芒種已過，前又旱，豆麥夏田多半枯死，秋田除平川外，一般只下種了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六分區領導機關爲此特頒發緊急指示，號召立即動員一切力量，抓緊時機，組織羣衆突擊搶種救災，切勿因天雨而鬆懈，確定：一、由各縣組成的土地改革工作團，除留個別人員繼續工作外，其餘分散到各村組織突擊搶種。二、各級黨、政、軍、民、學領導機關，除留一二人堅持必要工作外，其餘人員，及各機關、貿易商店之牲畜，自備一切草料，分赴災情嚴重區村，無代價的幫助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及個別新翻身戶搶耕搶種，困難較多的中農亦可酌情幫助送糞、翻地、搶耕搶種。其餘區村，應督促當地幹部負責進行。三、自即日起至六月底，停止一切抗勤和各種差務，違犯者須受紀律處分。四、各機關部隊對羣衆搶種不完的土地，可以租地搶種，但如係藉口羣衆無力搶種，而搶租羣衆的土地，即使已經下種，亦必須退給羣衆，或交還羣衆收割。五、突擊搶種的重心是發動羣衆有組織的調劑畜力，不能單純依靠公家的力量，最好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爲單位，組織羣衆之間互相變工搶種，以及發動水地村莊牲畜，川外擁耕，工資由羣衆自定。六、幫助搶種人員，必須堅決走羣衆路綫，要少開會，多動手。分區一級現已抽出卅多頭牲口，及約三百個人員，定於十一日到嵐縣三、九兩區，幫助羣衆突擊搶種。（鐘毅）

（新華社呂梁十日電）呂梁大部地區於八日普降透雨後，呂梁軍區民運部即於九日上午召集機關幹部會議，動員幫助駐村附近農民進行搶種，會上解政委指出：「我們不能因一場雨便解除了對防旱備荒的思想武裝，爭取在二週內完成秋田的搶種」。並特別強調「遭年饉首先餓死的是貧僱農，下雨後，沒牛、沒種籽、口糧與人力的也是貧僱農，全體幹部在幫助駐村搶種工作上，階級立場要明確，一切爲貧僱農徹底翻身而努力。」現該部已抽出二十三個幹部，六頭牲口，由該部駐地工作團領導幫助貧僱農突擊搶種。（堅輝）

（文訊）高家村行政村鳳村四合村羣衆，男人婦女，於十一日起緊張搶種，據當日工作團檢查，全村十三條牛、三頭毛驢、兩支犍向上地，該村共山地八百餘垧，雨前已乾種了五百餘垧，據該村羣衆談稱：照目前突擊搶種情況，今年全村的地都能種完。

礦工逃跑達二千人

陽曲閻偽強行「兵礦合一」

（新華社陽曲訊）陽曲七里溝等煤窯工人因不堪閻偽「兵礦合一」暴政，逃跑者已達兩千人。據悉的七十二座煤窯，原本是私人經營的，閻偽於井陘煤礦區爲人民解放軍收復後，遂將這七十六座煤窯全部沒收，強施「兵礦合一」暴政，將三千煤窯工人都編了組，六人一組，一人當「常備窯黑子」（即當兵）。每一窯工不管下窯不下窯，要抽「優待糧化費」一千九百六十元（蔣幣），還要加上保證金、預備金、水錢、道兒錢、份子錢等，剝削，礦工都過着飢餓的生活。（史唯）

孝義偽 加緊勒索人民

（新華社呂梁八日電）孝義城閻偽把「治村」制改爲「鄉村」制以後，更加緊勒索人民。城裏的老百姓除要身份證外，還須找三家連環保，出城一步，要開路條，取手續費一千元。閻軍人員一面大批出賣向人民勒索來的糧食，一面又規定每兩銀的地交出來麥二斗五升，每個「國民兵」立即交出三石五斗的「優待糧」，其他軍糧和款項還在例外。近又實行三人編組，抽丁當兵，人民無法生存，逃到解放區來的很多。（戈）

熱河省戰略要點

赤峯市爲我軍收復

豫皖蘇我軍解放臨泉沈邱兩城

（新華社熱遼十日電）熱河人民解放軍某部，六日上午十時收復赤峯市，守敵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第二團棄城南竄，我軍正追殲中。該市位於葉（柏壽）赤（峯）鐵路終點，與承德、[illegible]、林西均有公路相通，爲熱省戰略要點，國民黨曾擬將熱省省會遷移該市，以[illegible]內蒙各旗，現已成泡影。

（新華社豫皖蘇十日電）（遲到）豫皖蘇人民解放軍某部，向蔣管區發動猛烈攻勢，南渡沙河解放臨泉、沈邱兩城。該部於五月十九日拂曉再克沙河北岸戰略要點界首，黃昏乘勝強渡沙河，向皖北臨泉縣城攻擊，守敵倉惶南竄，我即收復該城，斃俘敵頑一部，繳獲機槍兩挺、步槍二百餘支、子彈五萬餘發，我無傷亡。人民解放軍另一部，於五月二十日上午解放豫皖邊沈邱縣城，斃俘敵頑百餘，繳獲長短槍五十三支。解放軍另一部於十九日攻克渦河以北（永城）以西縣屬重要據點鄭陽，次日[illegible]蔣偽保安團一部向我反撲，被我全部擊潰，斃傷俘敵四十餘人，繳輕機槍一挺、步槍二十餘支。

興縣高家村

雨後搶種

（本報訊）興縣高家村羣衆雨後搶種。十日雨還在下，分局工作團即召集本村老農座談搶種，晚上用了半點鐘的時間，召開了村民大會，由羣衆自行討論搶種辦法，有人提出「有牛的耕，沒牛的安」，「能幫助點籽、打土坷垃的婦女兒童也動員上地，紡織暫時停下來！」「大家保證家家上地，工作團負責檢查」。十一日晨，工作團檢查結果，全村十八條牛，兩支犍均已上地，大部農民都上地搶種，婦女兒童上地幫點籽，打土坷垃，該村駐地機關也抽出二頭馬、八個全工幫貧苦農民耕地，並打土塊。現工作團正組織更多婦女準備明日上地。

抗議獨夫拒釋被補學生

滬五萬學生聯合罷課

學生行動獲得社會同情與支援

（本報訊）綜合各方報導：由於蔣政府拒絕釋放被捕學生，在上海學生聯合會號召之下，全市五十餘大中學校的學生，於六月十日聯合罷課一日，以示抗議。據合衆社透露，參加此一大罷課之學生，至少在五萬人以上。當日，學生並組織小型宣傳隊，分赴市區進行宣傳，散發小冊子，其中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捕的同學、立即停止非法逮捕，並保障學生的安全。同時，並向市民講述學生所遭受的痛苦。

學生的行動，獲得了社會的同情與支援，交通大學教授決議繼續罷教。國際人權保障同盟分會及上海教授聯合會在聯合招待會上，強硬斥責蔣政府對學生所採取的殘暴手段，認爲學生的動機是非常純潔的。他們譏責蔣介石所謂「學生被共產黨利用」，完全是一個謊話。並尖銳地指出，蔣政府的邏輯是這樣的：一共產黨是反對政府的；學生們要求改進自己的命運而反對政府，所以學生就成了共產黨；甚至新聞記者據實報導，也變成了共產黨。「被捕學生家長，亦組成聯合會，積極與各界聯絡，要求釋放被非法逮捕的子弟。甚至在上海大公報上，也刊登了一個署名「中國公民」者所寄的公開信。該信指斥蔣政府鎮壓學生示威遊行的措施，違反了「憲法」，剝奪了人民的請願權利。信中稱蔣政府的官僚政客們，除了爲個人私利吹捧拍打外，「屁也不懂」。而在這批人當權之下，「在政治上是共產黨思想的人」，會不斷的繼續增加。

興縣裴家川口行政村

扣押陰謀武力反抗地主

財產已予查封聽候清算

（本報訊）興縣五區裴家川口行政村扣押陰謀武力頑抗，破壞土地改革的地主。自今年三月初瓦塘行政村羣衆開始鬥爭惡霸地主以後，風聲傳來，裴家川口一帶各村地主開始活動，以圖抗拒土地改革運動，一面加緊將其糧食衣物向外村親友處轉移或窖藏起來，另一方面暗藏武器組織陰謀武力頑抗。這次工作團同志下來，裴家川口、黑黃塢、裴家津等四村，在各該村第一次會上，羣衆即一致要求將幾個較大地主扣押，並將其資財封存，聽候農民清算，同時授權民兵，迅急沒收地主所有武器，結果四村共搜出土槍、刀、鉤、鏟等一部，及手榴彈數顆，其中如在裴家川口村搜出地主裴紹海一口刀，新近才磨光亮，放在門角。裴家津村地主郭眞，則在其舖蓋下搜出一把鋒利鉤鐮，這就更激起了羣衆高度的憤火，決予儆懲。

家庭困難解決後，

岢嵐五十名戰士歸隊

（岢嵐訊）在土地改革中，抗屬困難得到解決後，岢嵐戰士紛紛歸隊，本縣近一月內，據統計即已有五十餘自動回返部隊，僅坪後溝村就有四個，該村王三小歸隊時說：「我家鬧好了，去年就鬧了四床新被子，這次羣衆又幫助代耕，免除軍勤，咱心裏沒顧慮了，一定要安心幹下去。」最近少部份抗屬困難猶未十分徹底解決者，歸隊者亦選了代表協同政府幹部組織慰問小組，直接到抗屬家中具體幫助解決困難，因此戰士們歸隊後情緒更加安定；同時，隊裏並開展民主運動，進行思想批評，提高爲人民立功的意識，近半月來沒有一個戰士想回家。（喬力、李潤之、趙方芳）

何香凝等

控訴蔣介石所走道路 玷污了眞正國民黨員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遲息：香港航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於「五、五」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紀念日，舉行紀念晚會，到會有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張文、鄧初民、陳其瑗、李伯球、林平、馬裕芳、馬鑑、陳君葆等二百餘人。會上，何香凝以沉痛心情，控訴今天蔣介石所走的道路，使眞正的國民黨員都染上了一身泥巴。鄧初民說：他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是國民黨黨員，但公開承認，還是十幾年來的第一次！「因爲這好像是一件可恥的事」。香港大學教授馬鑑指斥「三民主義」已成爲八股，「八股做多了，倒把眞的忘記了」。他憤慨說：「天天說三民主義，現在只要二民——民主，就死也不拿出來」。此外，李濟深等亦均有激烈演說。

軍區政治部工作同志
保證生產三個月糧食

（本報訊）晉綏軍區政治部工作同志，在本月六日防旱備荒動員大會上，提出保證生產三個月糧食的計劃。七日到九日，除了幾位同志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留守辦公外，絕大部份的同志都停止了工作下地生產，晚上擠出時間來辦公。他們規定每人交二百五十斤到三百斤菜的任務。從前家屬不種瓜菜，現在除了有孩子的減半以外，無孩子的家屬，也和男同志們一樣要完成任務。從前每人種瓜十苗，現在增至一百苗，每苗以三斤計，預定收三萬斤南瓜。除此以外，還種了五畝多的西紅柿、青白菜等農作物，保證夠代替三個月的糧食。李貞秘書長，在公務繁忙中，也種了三十苗南瓜。總務科每人完成了一百苗的任務外，還在找地栽種，他們十七人，已種了六百多斤菜，目前打算陸續再種五六百斤。檢查工作特別重視，九日以前已開過兩次檢查會，檢查種了多少，是否有插種與澆水上糞等情況，據生產小組長初步向檢查會報告，各組經三個整天工作，已完成種瓜的任務。該部現已準備牲口二十餘個，搶種時，全部停止工作兩天，幫助附近貧苦群眾搶種。（伯萍）

防旱備荒動態

嵐縣營子坡 穀子瞎了 改種糜子

（嵐縣訊）此間營子坡群眾正在改種已瞎苗的莊禾。郝長在全縣苗的三垧穀子已全部改種為小青糜子。其他各戶也積極改種中。本月五日一天之內，全村即改種達二十餘垧之多。此外，大量抽水種南瓜，全村已有貧農九戶種下南瓜一千六百二十苗，中農六戶種下六百一十苗，仍在繼續搶種中。（江聲）

興縣龍尾峁 千垧土地 大部耕種

（本報訊）三九年跌下爭成餓死人的經驗，使貧苦的二十二戶小村興縣龍尾峁群眾積極與旱荒作鬥爭。全村一千來垧土地，大部已耕過，並種了糜子、豆田等一百零四垧。各家已都準備了小日月種籽，以便雨後搶種。全村近垧種胡麻三百八十餘。三戶鋤了二垧半下濕地鋤瓜豆，十二戶集體打坑針柴，全村共積下乾柴一萬二千斤。（史健）

高等法院接受群眾要求
牛逆旺林交西村人民處決
群眾並給罪犯牛兆富等以處罰

（本報訊）嵐縣西村群眾聯名呈請高等法院判處奸惡霸牛旺林死刑（詳情見五月廿七日本報），已得高院核准，並將該犯送回西村，交群眾處死。本月一日召開群眾公審大會，抗屬牛發元用椎子打牛逆的腿，因爲他的父親牛迎余是被牛逆告密後被日寇打斷左腿後殺死的。一個老頭上前問道：「牛旺林，你看看這是甚地方？」牛逆睜開眼，恐懼地望了一望，嚇得馬上垂下頭去，旁人就在當場，旁邊的檢舉底下，被牛逆殺害了的抗日幹部閻九月喜和牛根銀。被害烈士家屬，紛紛控訴牛逆的罪惡，全場悲憤增膺，高呼：「殺死這個灰鬼，爲烈士報仇！」「挖出他的心來看看，是紅的還是黑的？」牛逆乃當場伏法。群眾並聯合罰罪犯牛兆富，爲被害七烈士建立紀念碑，爲烈屬與十石穀米，給七戶烈士家屬當攤部糧。散會後，全村人心大快，烈屬鄧鎖論道：「從此我吃水也喝不下，今天報了仇，飯也多吃幾碗！」「這一下可把禍根子除掉了！」（明）

忻縣有些村莊
等雨吃了虧

（忻縣訊）本縣七區上沙璃等村群眾，因抓緊時間，進行了搶種，在雨前只剩下夜麥糜子等小日月莊稼未種上，到雨後都及時全部種上了。而闊峪、楊家莊等村，則因等雨，抱着「老天爺總要饕活人」的態度，乾耕的地畝不多，至本月五日才種下一半。群眾都後悔：「要不等雨，早就種的差不多了！」現在自動變工，加緊搶種中。（全鳳）

嵐縣公安局
小青糜子種籽
低價換給群眾

（嵐縣訊）公安局本月七日開會討論防旱備荒，決定以下各項辦法：（一）生產方面，除每人完成原訂生產計劃外，在不妨害群眾利益原則下，自找灘地及荒地扭水種南瓜二十苗，玉麥子五十苗。前開荒種下的胡麻小全部補苗，決定迅速改種小日月莊稼；（二）節約方面，幹部每天小米從一斤二兩減至一斤，戰士由一斤六兩減至一斤四兩，多吃糠糊、炒麵、山藥丸子，鍋巴和剩飯剩菜都存積起來，一定吃完，不准浪費，改燒灶火，節省柴炭。（柳廷藻）

（又訊）該局爲幫助貧苦群眾解決小日月種籽困難，從生產資本中，拿出一部小青糜子，以夜麥九升兌一斗（公斗），低價兌給了六個自然村的貧苦群眾，已兌出達九石多。每斗比普通行情少兌一升。（柳廷藻）

裕豐織布廠計劃
節省兩月糧食

（本報訊）離石裕豐織布工廠全體幹部工人五月二十日的節約備荒大會上，全體工人提出吃黑豆窩窩、炒麵等以節約二個月之食糧。（曹煥仙）

八分區調訓廿餘幹部
加強稅收工作
對過去缺點亦經檢查予以改進

（八分區訊）爲加強稅收工作，分區特從幹訓隊抽調二十餘幹部，經過半月業務訓練，已派赴工作崗位。按過去各級領導對此一工作未加重視，形成全面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加之對幹部又缺乏政策教育，因而各稅卡收稅制度極不統一，被奸商鑽了空子。文水和汾陽有兩稅卡相離很近，因汾陽稅卡壓低上稅貨物的估價，本應在文水上稅的貨物，商人們也帶去汾陽稅卡「瞅便宜」，以後文水稅卡比汾陽壓得更低些，該在汾陽上稅的又跑到了文水，使總的財政收入受到影響。在這樣混亂及缺乏檢查下，部份幹部也就乘機貪污，文水稅局查驗員侯良加貪污稅款二百五十九萬元，與商人做買賣，卡長趙南挪用稅款，拖延不交，貪污九十七萬元。而一般幹部卻抱着輕視心理，認爲這一工作「沒出息」，不安心工作。此次除新派幹部外，並經過上述檢查，力求有所改進。（馮[illegible]、鵬雲）

寧武縣區主要幹部
進行經濟民主運動
貪污幹部退出貪污財物並分別受到處分

（寧武訊）五月三日召開的縣區主要幹部會議，進行了經濟民主運動，進行了嚴格批評和處理了貪污的幹部。會議開始，領導上一再號召高度發揚民主精神，要大家有話盡量講，並保證決不是過去「只響雷不下雨」，一定解決問題。幾由到會幹部自由組成小組，以批評與自我反省相結合的精神，進行檢討。會議進行中，前任縣長張承武、民政科長周文彬、武委會主任周化南、財政科長王與雲等同志的問題比較集中，大家揭發了他們歷年貪污的事實。張承武（現任專署科長）向大家坦白反省，檢討了自己借公營私等錯誤。同時大家還批評了他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將大工作成績等毛病。經過揭發與本人反省，大會一致決議對以上同志除全部退出貪污財物外，並分別給以處分，對一些尚不自覺偏謀隱瞞的同志，決繼續進行批評教育。現武委會正在清查歷年財政手續。（玉柱）

（寧武訊）此次區幹會上批評了武委會主任周化南、民政科長周文彬及縣長王子仁等三同志違法使用白洋的錯誤行爲。民主決定，這些同志所有白洋一律交公。大家一致認識對政府法令必須上級以身作則貫徹執行。按周化南曾從二區合作社結算了一股紅利後要了白洋六十元，周文彬去年冬十本區地主女兒及金子成了牛，白洋五十元給了一個。縣長王子仁在邊區生產供給會議後，亦明知故犯地取出自己所存白洋一百元，給家中弟弟娶女人。（週銘）

陽曲縣級領導嚴重錯誤
對地主「倒算」實行寬大
檢討後將發動群眾重新處理

（陽曲訊）縣負責幹部最近集會，檢討前縣委對地主奸霸殺害群眾倒算之罪行，採取了寬大的錯誤態度，決定對以往處理的案件，重新研究，交群眾處理，奸霸份子范相公已在群眾要求下處以死刑。按去冬閻偽佔陽曲一三五區大部地區後，原被清算過之奸霸份子起來向群眾報復，進行「倒清算」，大部已追回群眾的果實。五區宜莊、西莊及三區大南峪等村奸霸份子更引上閻偽殺死我村幹部及群眾達六十人之多。今年二月間，上述地區解放後，群眾紛紛起來要向奸霸索還血債。但縣領導上錯誤地無立場地怕群眾起來，怕違反了「寬大政策」，故當西莊村群眾起來要鎮壓殺人奸霸高撈富、白計太時，縣領導上甚至佈置下區幹部阻攔，不叫鎮壓。宜村群眾要打死閻偽刀子隊長殺死我村幹部二人的奸霸郭富太，領導上也不放手。寺石樑村地主范相公在閻佔時期主謀打死民兵幹部下林林，該村解放後，群眾將該犯押送公安局、縣上未認真處理，押了一月後，竟又釋放回村。因一切已使群眾憤恨地說：「寬大，寬大，太寬大得沒邊了！」（楊新、伍宇）

一個不真實的訴苦之報導
——關於本報五月三日四版之「舊社會裏中農變長工，新社會裏長工變中農」的兩封來信——

（來信一）

編輯同志：五月三日報刊上所載「舊社會裏中農變長工，新社會裏長工變中農」一文與事實不符。劉銀和的家庭，原先是個地主，他的訴苦，絕大部份係捏造的。該文登出後，五寨三區劉家村（劉銀和的老家）的群眾曾對咱們的報紙很不滿。此事追求原因，除劉銀和本人瞞了家庭成份，已受到應有的批評外，我們二中村科組，也是應當負責的，我們聽了他的假訴苦之後，也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與了解，略加整理就給你們寄去了，以至使咱們的報紙威信受到損失。現在將三區劉家村支部和群眾對劉銀和的歷史的更正，給你們寄去，希你們參考，看是否有在報上更正之必要。

二中村科組　六月五日

（來信二）

編輯同志：我們讀了五月三日的報上登了劉銀和的訴苦，有些地方不真實，我們提些意見：在民國元年的時候，劉銀和的爺爺去世時，給他父丟下的家庭狀況，那時群眾知道的是：有糜子一頃，有綿羊七十多個，有牛三四條，開的是酒房，有好地七十餘垧，存的舊銀一百多石，僱的長工三個。自從他爺爺死了後，他父親不幹正事，很好賭博，還和其妻勾姦的舒家灣劉萬子、大河灣閻成等人，倒牛販羊做買賣。他父親在家專權，劉萬子跑外，有一年買了一些羊牛，叫劉萬子闖成的太唐賣，不想劉閻二人把牛羊賣的錢全數闖了。不實時，他父親又嫌他的頭一個老婆不好，就休回了娘家，又娶了他的母娘，就生下他們弟兄五個。他父親帶着他們說向地主西後子借過一些錢，但是家裏的東西都未動，一直到劉銀和弟兄大了後，才賣了八九垧地，還了地主西後子的錢。十五年後，他家也賣了一處酒房，也不開了。十二年上，他家的過活，只賣了的一二一個十三四條牛。過的生活還比較好，弟兄多。舊政權關的勢山孩他當了防共隊，在歸家後訓練的。訓練後解散了，他回到家裏生產，他和他娘及弟兄們鬧天吵嘴。他說地主看他家夠一種封了，迫着把三十多垧地折出的事並沒有，是他向外賣了三十多垧壞的地。他說他父親給人攬工，特別歷的厲害，根本他父親是個賴人，並沒有攬過工，在家裏也不好好生產。

他又說他下崗嵐時是窮的沒辦法走的，這也是胡扯。他到崗嵐，家裏還有一牛，耕種地六十垧上下，發的有三十石糧。他下崗嵐的原因，是怕當兵，另外和兄弟們不和氣。他二弟後來也去了崗嵐，家裏丟下三個兄弟生產。後來他六兄弟參加了咱們的游擊隊，去年他五弟死了，六銀和也從部隊跑回來，經過幾次歸隊他不去，後來也下崗嵐去了，現在他還在崗嵐。總說價唱這樣。因爲躲兵，家裏個人生產，發的一個牛，耕的三十多垧地。拿現在的舖攤擺看，問夠個中農生活，有清塔地十餘垧，梁地四十多垧，吃的每年不長不短。

我們給群眾讀了劉銀和的訴苦，群眾聽了非常不滿，說報紙上的事不真實，能說就能登。我們給劉銀和提的意見，並不是虛的，因爲他前時是五寨三區免儀村人，我們一概了解。我們提這意見，第一是爲了使劉銀和進步，爲了報紙的真實。劉銀和曾上一個當幹部的，不應該那樣反省說假話，真要是想進步，我們希望他認真檢討一下。另外前次動員他六弟歸隊走了，他父親就整天找幹部扭水缸柴，群眾也幫助了他家不少東西。他妹妹在背家村做媳婦，他幾年不送，挑撥離婚，理應在上層些事實，好好檢討檢討才對。

通訊員王成、才元、光懷、道生、占生　五月十五日

東北我軍夏季攻勢初步階段
殲敵五萬餘連克卅五城
廣大地區掃清蔣偽控制鐵路二千三百里
東西南滿聯成一片大有利於我今後作戰

（新華社東北前線八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在夏季攻勢初步階段二十天內（自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三日止），殲敵五萬餘，收復城市三十五座。目前，北起松花江南岸，南迄渤河，東至通化，西抵西遼之廣大地區內，除四平、長春、吉林等孤立據點外，境內蔣偽大部掃清，並控制鐵路二千三百餘里，使東、西、南滿之解放區又復聯成一片，大大有利於今後我主力之集中與機動作戰。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表夏季攻勢第六號公報，總結此役光輝戰績稱：

一年來由於我東北解放區全體軍民的艱苦努力，特別在今春我軍三下江（按：指松花江）南與四次保衛臨江諸戰役中，殲滅了蔣杜軍的大部有生力量，扭轉了戰爭主動權，我東北民主聯軍乃於五月十三日分由東、西、南滿三個方面發動夏季攻勢，同時我熱河、冀東人民解放軍亦主動出擊，配合作戰。攻勢之初步階段，至六月三日止，在二十天內，並批殲滅敵正規軍共六個師，另一個團，一個連，保安團隊等四個團一個營另三個連，收復城市三十五座，計雙山、懷德、康平、公主嶺、通遼、通化、雙陽、梨樹、遼源、東豐、撫甸、法庫、海龍、西豐、磐石、昌圖、伊通、西安、開原、清原、新賓，外加熱河境內之圍場、冀東境內之昌黎、撫寧、遷安，收復後主動撤出者有昌黎、法庫兩座，控制鐵路二千三百餘里。主要戰績如下：

西滿我軍首於五月十七日攻克懷德城，殲敵新一軍新三十師九十團及保安十七團與來援之七十一軍八十八師和九十一師，戰局迅速急轉。攻勢所向，各地敵人望風披靡，數日內，即相繼收復公主嶺、茂家屯、梨樹、通遼、遼源、雙山、八面城、康平、法庫等城鎮，並於追擊中，殲滅梨樹之敵保安二團一個營及遼源敵八十七師二六零團兩個營，形成包圍長春，困迫四平。大軍節節揮戈南指，直搗昌圖，殲敵九十一師殘部與八十七師一個營及五個縣的地方團隊，共四千餘，並佔新老開原縣城，控制清河鐵橋，驚嚇敵神經中樞瀋陽，長春、四平、吉林之敵，更形孤立。

南滿我軍首於十三日在瀋（陽）吉（林）綫發動攻勢，於北山城子、墨山頭、草市之綫，殲敵六十七軍一八四師、十三軍五十四師及九十三軍暫二十師共三個營、兩個連及一個保安團與交通警察總隊一部，並於南山城子將增援之敵新六軍新二十二師全部擊潰，殲敵近一個團。旋即分兵進擊梅河口、東豐、通化之敵不戰而逃。我於四晝夜戰鬥中，殲滅梅河口之敵一八四師全部，並於東豐殲滅敵青年軍第二○七師一個團，西安之敵竄逃不及，亦被我追殲約二個團之衆，我軍連克西安、西豐。另部收復新賓、清原。至此隔絕經年之我南北滿大軍，乃告勝利會師。同時，另路我軍則側擊安東敵人，北上圍攻捉襟見肘之敵。

東綫我軍於十三日隱蔽渡江於拉（法）吉（林）綫，殲敵保安七團，橫掃敵要塞地帶，直迫吉林城郊，烏拉街之敵新一軍一個團，趁夜渡江逃入吉林城內，而孤守老爺嶺之敵新三十八師之一一二團，則於奔竄途中，被我搜山圍殲於太平山區。我主力一部，隨即出擊吉（林）海（龍）綫，收復樺甸、磐石、輝南，至此，海龍朝陽鎮之敵六十軍暫二十一師在我大軍壓境下，自知陷孤立無援，乃於三十日夜突城北竄，復經我三晝夜猛追，悉數殲滅於雙陽縣東南之吉昌鎮一帶，而雙陽、伊通亦均重獲解放。

熱河及冀東方面，人民解放軍則於十四日收復圍場，隆化、承德，十七日攻佔昌黎，二十一日攻入盧龍，二十八日收復撫寧、遷安，並雙佔北寧路及錦（州）承（德）路大小車站十餘處，展開廣泛破擊，將蔣杜軍之兩條關內輸血管從中切斷。我軍於攻勢中，殲敵三千餘。

斃傷俘敵團長以上軍官卅一名

總計以上作戰中，我軍共斃俘敵團長以上軍官三十一名，計俘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陳開文、五五一團副團長張秉昌、五五二團副團長萬炳麟，暫二十一師師參謀主任楊保謙，副團長何輝濤、劉殿輝，七十一軍九十一師副師長鄒雋、二七一團團長姚學宇（俘後潛逃）、二七二團副團長李變、二七三團團長韓正經、騎兵團團長鄧鶴齡，八十八師二六二團團長崔世錫，副團長孫雨琴、二六三團團長楊光耀，八十七師二五九團副團長吳祖伯，新一軍新卅師九十團團長項殷元，青二師第六團團長象副師長陳星群，青二師六團副團長陳銓，保七團團長張德鎬、副團長段松林，保二團副團長王安信、副團長徐方濟，保六團副團長偽第三軍第八副團長田仲，昌黎保安團長等二十四名。擊斃七十一軍參謀長馮用民（前偽滿區民），八十八師師長韓增棟，六十軍暫廿一師副師長任孝宗，新一軍新三十八師一一二團團長張潔之，副團長劉金信，六十軍一八四師五五零團副團長及十三軍第四師第十團副團長楊七名。

繳獲

砲五一六門、機槍一八一一挺、槍二萬二千餘枝、彈藥六百五十餘萬發

戰果初步統計：二十天之作戰中，我斃傷敵官兵九千二百六十七名，俘敵官兵四萬二千四百六十四名，共計五萬一千七百三十一名。繳獲長短槍二萬零五百十七枝，衝鋒槍二千三百七十一枝，輕機槍一千四百八十五挺，重機槍三百二十六挺，高射機槍三挺，戰防槍十六枝，擲彈筒六十七個，六零砲二百六十八門，火箭砲六十九門，迫擊砲一百門，平射砲一門，山砲三十三門，戰防砲三十二門，榴彈砲十三門，各種子彈六百三十四萬一千八百餘發，砲彈二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發，電話機二百六十一部，電台三十四部，汽車一百四十二輛，戰馬六百八十三匹，坦克三輛，擊落飛機三架，繳降落傘五十九把，及其他物資無數。

吉昌鎮追殲戰中
我斃傷俘敵八千餘

（新華社東北前線九日電）林彪將軍所部在雙陽吉昌鎮地區殲滅蔣軍六十軍暫廿一師，斃傷俘敵八千餘。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表夏季攻勢第五號公報，公佈此役經過稱：我軍一部於五月三十日向海龍朝陽鎮挺進時，該處守城蔣軍暫二十一師自知深陷孤立無援之境，乃乘夜棄城倉惶逃竄。該師首先竄至伊通東南之朝陽山，企圖逃往長春，但遭我軍迎擊。西竄未果，乃折轉北向，企圖投奔吉林，我軍跟蹤追擊於霧山密林中，經猛追三晝夜，該敵有如喪家之魚，始終無法擺脫。此時，吉林守敵之六十軍一八二師派出一個營南下，企圖增援，本月二日，於到達雙河鎮時，被我全部殲滅。至此，該敵已陷絕境，我各路大軍遂於二、三兩日間，將其全部圍殲於雙陽東南之五家子至吉昌鎮地區，該師師長龍耀負傷後下落不明，副師長任孝宗則遭無謂犧牲。由萬里迢迢之雲南被蔣賊驅上東北內戰前線之暫二十一師，結果落得一個全軍覆沒的下場。此役戰果，據初步統計，斃傷其副師長任孝宗以下千三百餘，生擒師參謀主任楊壽讓、副團長何剛韓、劉欣澤等以下官兵六千零五十三名，繳獲長短槍三千五百一十八支、輕重機槍一百五十九挺、衝鋒槍九十八支、高射機槍二挺、戰防槍五支、信號槍八支、迫擊砲九門、六零砲十六門、火箭砲六門、擲彈筒三十二個、彈藥二十餘萬發、戰馬六十四、電話機六十三部、電台五部，其他軍用品甚多。

抗議廠方拒加工資
滬兩機械廠工人罷工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滬大陸報載：滬西兩家機械工廠工人，已因廠方拒絕增加工資而舉行罷工。

美國各報紙
抨擊蔣政府壓迫學運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遲到）美新聞處訊：美各報紙對蔣政府勒令封閉上海三大報紙及壓迫學生反內戰運動，紛予抨擊。紐約前鋒論壇報社論稱：中國「新憲法」內對於公民自由權雖有美麗的字句，但上海已有三家報紙被政府勒令停刊，此等報紙被控為散佈共產黨之宣傳與洩露軍事秘密，關於散佈赤色宣傳一節，似以此等報紙指摘政府為根據；洩露軍事秘密一點，則顯然由於刊載政府在內戰中失敗之消息。此等報紙就其所列罪狀而論，並不為過，正如中國任何誠實獨立報紙所應有之態度。此等報紙遭受停刊處分之罪名，可能加諸中國每一被稱為報紙之刊物。吾人殊難相信參加中國新內閣者均應負有「時變」之自由派人士，何以竟核准勒令封閉三家報紙。過去此等閣員時常指責共產黨，其所持理由為共產黨不承認公民權利，而今南京方面之行動，正似彼等歷年所斥責共產黨者。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社論稱：中國國立大學學生已集合力量，為結束內戰而奮鬥，彼等不顧政府反對，舉行遊行示威。南京政權現仍揚言以軍事迫使中共就範，但以軍事謀致解決之道，顯然已未能獲致若干成功，故學生之呼籲和平，實較政府當局更能代表中國人民之願望。巴的摩爾太陽報稱：中國之情形已更加惡劣，若干大城市內苛捐雜稅與通貨膨脹，使貿易幾乎全部停滯。武力統一之中國愈益渺遠。罷課之學生被指為共產黨，彼等之教師三百餘人即加擁護，發表宣言，呼籲停止內戰，但亦煞費苦心，力避遭受同樣的誣指。軍政當局封閉敢言之報紙，派遣軍警破壞罷課罷工，及逮捕黑市商人，此種情勢，已令國民黨政權公然表示彼等現尚無意放棄武力統治中國之目標。因此在治療開始前，情勢似乎已更趨危殆。在吾人重予援助之先，在內戰停止之先，吾人願中國有一政府，願從目前赤手空拳請願者之民意，但除非經濟與社會壓力迫使目前政權變質或引退，此種政府尚無實現之可能。

反內戰反飢餓反獨裁
唐山濟南學生大示威
武裝三青團份子竟開槍射擊學生

（新華社晉察冀十日電）北平學生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發起後，唐山交大即予響應。五月十八日，該校學生舉行遊行，並作街頭宣傳，貼宣標語，分頭進行講演，高呼「反飢餓，反內戰，反獨裁」等口號。三十一日，因該校學生赴平代表杜炳之等參加平市學生遊行被捕，與蔣當中央憲警團五百餘人前往該校壓迫學運，學生乃再度舉行抗議遊行大宣傳，響應北平學生六月二日罷課、罷工、罷市、反對內戰之號召。隊伍行至三青團門口時，被五十餘武裝三青團份子所阻撓與毆打，並開槍射擊，學生當被毆傷十餘人、死一人，另有數人被捕。但眾情更趨激憤，闖入三青團團部，將其全部搗毀。六月二日，交大學生又赴市內宣傳，並至永盛戲院講演，一度與蔣家憲警發生衝突。市民對學生行動均表同情。現唐山崗哨林立，各戲院停演，各工廠大門緊閉，十分恐怖，學生仍在罷課中。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遲到）據濟南來人談：上月二十日，濟市齊魯大學、濟南師範、女師等三十餘大中學校，同時宣告罷教、罷課，響應津、京等地學生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並於該日上午沖破蔣家軍警包圍，舉行聯合大遊行。在城南四里山下集合，提出「反對內戰，要求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的行動口號。在巨大行列遊抵各街時，高呼「內戰再打下去，我們將淪於死亡」。

太岳區民兵
四五月戰績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日電）太岳區所屬武委會公佈該區民兵參加四、五兩月對蔣閻作戰的光輝戰績。計斃傷敵五十六名，俘敵四百五十一名，繳獲迫擊砲一門、小砲三門、擲彈筒十一個、輕機槍廿挺，步槍四百八十三支、沖鋒槍十支、各種短槍六十支、各種子彈十餘萬發、電台一部。

（新華社晉察冀八日電）熱南冀東游擊隊二日奔襲隆山（承德市南卜公里）據點，殲敵二十名，繳步槍七支、輕機槍一挺、子彈一千一百發。

冀中游擊戰爭
活躍平漢北寧路上

（新華社晉察冀十日電）自四月下旬迄五月上旬，冀中大清河以北平漢、北寧兩路游擊戰爭極為活躍，平津、平保交通時被截斷，蔣軍侵略永清、勝芳等平保、平津保三角地區之企圖，完全失敗。四月廿四日夜，我大興縣地方武裝以奔襲攻克北寧線南側之張林村、思各莊兩村，俘偽壯丁隊二十九名，該地區之壯丁隊即紛紛瓦解，北寧側大興縣之數十村均告收復，直接威脅平郊與平津交通。四月廿九日，北寧線某游擊隊又在廊房附近，殲蔣軍廿二師一個情報分隊，俘上尉參謀以下二十八名。五月五日，我津武（天津武清間之新設縣）地方武裝收復津西北之石各莊、魚壢據點，使北寧路除更能自由進出北寧路東綫上。五月十三日，該部又克津西之落河港（王辛莊以四），殲守敵一班，繳機槍一挺、步槍十二支。平漢方面，五月上旬，我保定地方武裝出擊保定以北鐵路，一度攻克漕河車站，破路一段。十三日，保定蔣軍一二一師以四個團兵力東北犯徐水解放區，企圖一掃蕩該地區，適我徐水縣范莊等村民兵圍殲抗擊，被殲七十餘名，狼狽竄去，我民兵毫無傷亡。五月十七日，保定蔣偽劉化南部一個騎隊出犯黃明村（保定東南三十餘里），亦遭我清苑縣地方武裝大部殲滅，斃俘共八十餘人，獲機槍一挺、步槍二十六支、戰馬二十四。現北寧、平漢兩線路側廣大地區，在游擊戰爭開展下，農民土地改革亦正猛烈開展。

對地主妥協思想的檢討

（靜一區婁婆村胡永蘭同志在實校反省）

徐穎記

胡永蘭同志，是靜樂婁婆村支部書記，三輩子都是僱工漢，他本人做過十六年長工，吃盡了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但是他雖然成了幹部，階級覺悟，却差得很遠。「命運」觀念，和「變天」思想很嚴重，以致和地主妥協，隱瞞上級，虛報情況，使他村的土地改革，受了極大損失，走了一段很長的彎路。從他下面的反省裏，不僅說明了他本人階級覺悟太低；而且看出了靜樂領導同志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對土地改革認識的糢糊。這當然是去年的情況，但仍值得認眞檢查。　編者

婁婆村有兩家大地主，一家叫孟富科，一家叫胡太全，孟富科剝削過我家，咱恨他，現在他家裏只剩下個死老漢和一個兒子，咱不怕他，敢鬧他。胡太全是大地主，多剝削過人，他家有三個兒子，在頑固軍當軍官，咱提起來就怕人家，不敢鬧人家，有時招護人家。

因爲咱有變天思想，年時做土地改革時，把工作搞壞了！

年時八月裏，縣上李政委、區上老王下鄉到我村裏鬧土地改革，那時咱思想就發事：「鬧不成，窮是咱的命，窮人家地主有是人家有？，就是鬧下，又能怎？八路軍在時鬧，上一二年，八路軍一走，還不又是人家的」。沒有心思鬧。晚上老王召集了個幹部會，說要鬥地主孟富科和胡太全，看有些什麼事實，我們說事實可多哩！胡太全開過油房、燒舖、雜貨舖，可是多剝削過人哩！孟富科當過舊村長，貪污賬也老百姓更厲害，是豪紳惡霸。還放賴子，放錢債。老王說：「婁婆村有這兩顆大樹，你們怎能活嘍！」我們統計了一下，過團這受債兩家剝削過的，有十三個村子。老王說：「我們窮苦人翻身發財，不打倒地主，窮苦人[illegible]翻身咱們」

說完了後也沒有看村裏羣衆有什麼要求，三個幹部、村長，我（農會秘書）小學教員分了一下工，就到村裏去發動羣衆。

我那時思想正鬧「變天」哩！怕鬥了地主惹下人，叫頑固軍回來收拾咱，心裏謀算一下，不如抽個空空，[illegible]。當時縣上還要人去受訓，已接到通知，[illegible]我就和老王要求到縣裏受訓去，老王說：「鬥爭完了再去」，我心裏說：「去不去還是一樣。」人也怨了，可是又怕上級批評，給地主拉後腿，受批評，又不敢不上，結果鬧了三天，老王給我想辦法，就搬了一套。羣衆沒發動起來。

白日裏在羣衆中吃飯，晚上開農會，但我也有「變天」思想，羣衆也有「變天」思想，都想要錢、糧食、衣服，穿了吃了就行了，不敢要地。我說咱們主要的是要東西，甚不甚吃了就行。農會積極份子們說同意！我又說：「要東西咱們村裏的人可要多說話，不然就叫人家外村的人把東西撈去了」。積極份子們說：「對，同意！」

三天頭上民兵們把孟富科從寨背村捉回來了，四天頭上就叫開了鬪爭會。三村的羣衆參加，吐了一頓苦水，把孟富科、胡太全鬥爭了一頓。陽婆落了，外村的羣衆都走了，只留下本村的羣衆，晚上我們在南房裏和孟富科算賬哩！胡太全在房裏裝了個肚子疼，[illegible]羣衆就和他兒子算賬，算下六千塊白洋，他說出不起，羣衆們[illegible]明天再算。羣衆們走了後，我和胡太全的兒子胡占子說：「出不起六十件，你出上四十件」他說：「我只能出起二十件，」我給打折的，後來出了二十四五件，還是鬥爭中第一次向地主妥協。

孟富科沒把賬算好，[illegible]民兵們告訴我孟富科跑了！叫民兵們去尋沒尋見，還是第二次向地主妥協。

孟富科跑了我着急了，去尋村長。到了村公所，村長和地主胡乃子正在吃烙餅，還有酒，我一看，就是股子不高興，心裏說：「我跑了半前響，還沒吃，你們倒坐在家裏吃烙餅？」我說：「孟富科跑了，」村長說：他不管，誰叫跑了誰負責，我總不滿意了，他說他不管，我說我也不負責，叫老王瞧見了，把我們都罵了一頓。

吃了飯後，開了農會，胡太全不給羣衆拿出東西來，有人主張要自己動手搞，我說人家地主今日獻地，明日獻地，有東西早挪了出來，其實我心裏說：「頑固軍倒進來哩！離我們村裏到留下四十來里路了，灰土拖臉地抱出來還不是人家的。」李政委說：「搞不出來就不用搞啦。」結果拾鬧了一日，甚也沒鬧成，還是我第三次向地主妥協。

晚上我想他們村長能在村公所吃飯吃白麵，咱就不能吃頓白麵呀？和羣衆們說：「咱們吃胡太全的白麵吧？」羣衆們同意，我心裏說，管他啦，甚不甚咱先吃頓白麵，鬥不出東西也不要緊，結果和胡太全的兒子胡[illegible]才說給吃了一頓白麵（六十來斤白麵），正吃的，老王來了，我看見老王臉上不甚喜歡，吃了半碗，就不敢再吃了。這是第四次向地主妥協。用羣衆鬥爭果實，讓地主請了一次客。

晚上心裏盤算幾時上級走了，把鬧出來的東西好歹分散了就行了。就盤算的撒哄上邊呀！老王和我說：「今晚上快開會，把鬥爭出來的東西分配了，中小地主獻一些地，就把會結束啦！」我說：「對！」心裏恨不得快收拾了，你走了倒完了。

村長也沒和我商議，倒把羣衆召集起來了，地主富農一窩子，坐的滿滿的，我一看勢頭不對，我對村長說：「先叫地主們出去，和羣衆商量好再叫地主們開會。」不知道地主們只出去？把握了，地主們把會場[illegible]其餘的都只在桌子底下，板櫈底下，我沒看見，和羣衆講了一頓，地主們都聽見了。後來叫地主們回來開會，只回來三四個，[illegible]才知道，人家根本沒出去。

[illegible]

小學教員，看見不對，把我叫出院來，說：「你們怎假鬥爭起幹部來[illegible]敵人進攻哩，明日李政委倒走了，甚不甚開完會就算了。」等我從院回去的時候，地主們在會場出頭露面的[illegible]

[illegible]

是窮苦人，咱忘了本，不恨地主，倒維護了地主的利益，[illegible]翻身，咱也是咱的罪過。[illegible]是一個階級，地主階級不消滅，咱窮苦人永翻不了身，[illegible]

郝萬龍單槍入敵群

于德濤

[illegible]

十五顆雞蛋

——四連的擁愛故事——

張旭

青化從解放過來的戰士賈家體，從外面回來對賈老三小聲說：「老賈，我去抱柴火，見柴火窩裏有十五顆雞蛋。我看把它拿回來吃了吧！」賈老三跑出去一看，眞的有十五顆雞蛋在那裏放着。他摘下帽子把雞蛋拾到裏邊，剛要起走，來了個人抓住他的肩膀說：「賈老三，你幹甚麼！」他回頭一看是七班長樊德旺，心想：「老戰友沒啥關係」大嘴一裂傻笑着說：「見這[illegible]不撿，有罪！」樊德旺臉一沉，說：「這可不行哪，這是老百姓的東西！」賈老三說：「那，那怕那，咱不拿，還不叫人家拿去！」「好，你去問排長去！」七班長說罷走了。

他把雞蛋一個個的地放下，一股勁跑回去，遠遠的就喊[illegible]

[illegible]